

編 後 語

我們必須建立適當的學術審查倫理與規範

本學報這一期收到 18 篇稿件。其中，校內稿 4 篇，校外稿 14 篇。每篇皆由二位專家學者雙向匿名審查；有些稿件，甚至做了第三審。審查結果，再經編輯委員會討論，最後決定刊用 9 篇。通過比率是 50%。其中，校內稿 4 篇，佔 44%。

從這一期開始，本學報新闢一個開放性的專欄，名為「中國人文學新視域」，主要關懷的是中國人文學面對二十一世紀，能有什麼「新論題」與「新方法」，以開拓「新視域」？中國人文學，尤其是古典的領域，一向頗為保守；由於學術史所積澱的舊論題、舊方法陳陳相因，很多學術論文往往轉相複製，了無創意。而學術之發展，應當與時俱化。不同的知識年代，有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條件，不同的存在經驗與價值觀，也就有不同的問題意識；而為解決不同的問題，當然也會有不同的方法學。因此，「新論題」與「新方法」的提出，以開拓學術的「新視域」，便標誌著一個新知識年代的來臨。這可以是某些正在顯現的事實或趨向，也可以是我們理想中的期待；故而開闢這個專欄，以做為顯象的視窗。既是「開放性」，當然也就非固定由一二人執筆，歡迎對「新論題」、「新方法」已有實踐成果或已形成構想的學者來稿，為廿一世紀的「中國人文學」打開「新視域」。

近些年來，學術「論文」或「研究計畫」的「審查」工作，已成為學者們沉重的負擔。有資格擔任審查工作的學者，國科會需要你、大學教師升等的各級評審委員會需要你、各學門幾十種甚至上百種的期刊需要你、每年此起彼落的學術研討會需要你、有些已建立審查制度的出版社需要你。被需要，是一種「有價值」的感覺，卻也是一種負擔沉重的感覺。

審查，只要是掛上「學術」之名的論著，就必須經過審查，以貼上「正」字標籤；否則，就不承認此一論著的學術價值。學術已全面走入「集體形式操控」的年代。審查的背後，未必關乎真實的學術價值，卻必關乎資源與權益的得失。明白人都知道，這是行政管理階層遂行學術界之社會控制的法術；每個學者都很難置身其外，尤其還沒老到可以輕鬆地謔一句「天涼好個秋」的中青代學者們，沒有誰能不入其彀中！這是「時命」；愉快也好，不愉快也好，既已選擇「學術」為工作，就只能「知其不可奈何」而安之了。

不過，學術審查，也有它一定的效用及必要設立的理由。然而，要「如何」審查，才能做到公正與相對客觀性，使被審查者心服？這其實是承認「審查」之必要以後，進一步必須去建立的倫理與規範。近些年來，不管是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案、大學教師升等或期刊論文的選稿；其審查結果，因不服而申覆者有之；雖未申覆，卻私下頗有怨言者有之。這種現象，並非極少數。至少，我們所觀察、瞭解到的中文學門，正由於學術「審查」而逐漸在累積某種森冷的「怨氣」。敏銳而具影響力的學者，實在有必要一起來思考：「如何建立適當的審查倫理與規範」？

「審查者」與「被審查者」究竟「應該」以什麼「關係」相待？理論上，一般都是假定著「審查者」在受審的此一學術領域上，其累積的專業成就與所具的知識判斷力必然高過於「被審查者」。這是一種「上對下」的審查倫理。然而，在實際操作上，由於隔行如隔山，掌控「審查」作業的管理階層，對審查者的「專業成就」與「知識判斷力」實質的優劣，往往難以明確認定；因此，都只能在制度面權宜性、形式性地以資深者審查資淺者，亦即「高一級審查」，例如正教授審查副教授的論文。但正教授的論文給誰審？只好再比年資的深淺了。然而，職級高、年資深並不必然等於學問好，這是常識。因此，論文審查的背後，某種程度已隱涵著「知識」與「權力」的勾聯。這是學術在現實世界中，宿命性的「婆媳關係」。假如，它還可以存在某種公平性，那就是每個學者都此一時、彼一時地是「媳婦」而終有一天也能熬成「婆」。其間差異，只在於學者們想當個「好婆婆」或「惡婆婆」。當「好婆婆」為數較多，而「惡婆婆」很少見；這個學術界便是太平盛世了。否則，便是交相傾軋的亂世。

在形式上，嚴格維持切合專業的「高一級審查」，這在大學教師升等上，還能勉

強做到。然而，其他類的審查，則由於審查案件近些年急速膨脹，而人力卻有限，要做到完全切合專業的「高一級審查」，根本不可能。因此，不少審查案，便只好求諸相鄰的學術領域，或「同級互審」。既然資歷差不多、專業又未必完全切合。審查結果也就很難維持非常優良的品質了。當今，所謂「學術審查」者也，正逐漸流於形式，實有其不得不然之勢。

既然，很多案件連形式上維持「高一級審查」都難以做到。那麼，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能說服大家，彼「審查者」之學術成就與知識判斷力比「被審查者」更權威？除了「審查者」被主事單位賦予可一筆勾選「推薦」或「不推薦」、「通過」或「不通過」、給「高分」或「低分」的權力之外；所謂「學術審查」，從知識本身而言，其評判的「客觀有效性」，究竟能以什麼去做保證？這也就難怪不少「被審查者」看到「意見表」時，被「誤解」的委屈，甚至被「強暴」的憤懣，萬般情緒齊上心頭。

這種現象的造成，除了上述人力結構性的因素之外，還有四個重要的因素：一是人文學術本質上就有其主觀性，要做到「客觀性」的審查，原本就頗為困難。二是審查者的態度，假如將自己主觀的學術立場、視域，全無反思地「意識型態化」，只以自己之所見做為絕對、唯一的判準，而缺乏「相對客觀」的態度，以及不瞭解「系統內批評」的邏輯，便會不自覺地做出「合我者生，不合我者死」的評斷。三是審查者的態度，或玩忽職責，草率地「一目十行」，根本看不懂論文，就給了寥寥不到幾十字的空洞評語；然後閉著眼睛勾選「推薦」或「不推薦」；甚至基於非學術性因素，例如政治或團體的利害立場、是非恩怨的人際關係，而評其優劣，斷其然否。四是評審規範的設計不當，「評審意見表」多見其疏漏與模稜。

上述第一個因素，出於人文學術的本質，我們應從建立適當的審查倫理與規範去改善，儘量減低個人主觀性所產生的負面效應。因此，第二、四個因素的改善，正是對治當前學術審查弊病之道。至於，第三個因素，是審查者的品質問題。這種不負責任的審查者，每個學門都有。對學術嚴格要求的機構，只要察知這種人，都會列入「拒絕往來戶」。中文學門的確也有這種人，本學報既經察知，當然誓不往來。我們對「審查者」的選任，一向非常慎重。

在當前學術審查的環境中，有識之士應該省思到下列三點：一是人文學術本質上

有其主觀性，因此不宜抱持「真理唯在我家」的霸權心態，而宜相對尊重並充分理解他人的主觀性，這是學術「審查」應有的倫理；是在「同級互審」的關係中，各人術業有專攻，「審查者」不應再被假定其學術成就與知識判斷力必然高過於「被審查者」；因此「審查」不是以「權威」甚至「權力」在斷人學術之然否；而是在「知識」本身進行理性的「對話」，提出任何意見，皆應有恰切的理由、憑據。也就是「審查」應由已往「上對下」的倫理轉為「平行」的倫理。是現代人文學術以「系統性知識」為其特質，任何「論題」最終所做出的判斷，其「有效性」都只能在本身系統內，依其基本假定，以史料為憑據，並以邏輯程序、結構的一致性與完整性，獲得保證；也就是一個「論題」，所獲致的結論，只有相對系統之真，而沒有絕對唯一正確的觀點。因此，「審查」的基本任務不是審查者在對方的系統外，主觀地提出另一個自認高明的「觀點」，以否定或貶抑對方的「觀點」；而是深入對方的系統內，檢證其基本假定之是否明確，史料憑據效力的高低與訓解的正謬如何，以及邏輯程序、結構是否形成一致性與完整性，從而提出合乎認識原則的質疑與批判，相對也保證自己之審查的「客觀有效性」。這就是「系統內批評」的邏輯。基本假定之不明確，史料與邏輯上之誤謬與疏漏，既有其客觀性，也就可以要求「被審查者」去修改。至於「審查者」所提出相對主觀的另一種「觀點」，便只能「僅供參考」而已，沒有理由強迫對方接受與修改。這是學術「審查」應有的原則性規範。

中文學門的學術審查活動中，不少審查者缺乏這種適當的觀念與態度。原因是長期以來，中文學門從未自覺地如此教養其學術人材。如今，實不應再因循下去。不管在大學、研究所的養成教育中，或學界的各種論述場域中，都應該將它當作重要的議題，加以探討，以期逐漸形成適當的學術審查倫理、規範觀念與態度。

上述主觀面的學術倫理、規範觀念與態度，其中第二、三點，在客觀面上，可以落實為共同約定的「規則」，而呈現在「審查意見表」的適當設計上。其基本精神有二：一是「審查者」與「被審查者」乃「平行對話」關係；二是區別客觀性的「修改意見」與主觀性的「參考意見」。準此，「審查意見表」的設計，對於如何填寫「綜合評述」、「修改或參考意見」、勾選「推薦或不推薦」等「評審結果」，表格中都應有明確的提示，讓審查者有「規則」可循。「綜合評述」應提示，請審查者就論文

基本假定之明確與主題之創意，史料之掌握、檢討、運用，邏輯程序、結構之嚴密，方法之適切，文字之流暢、精確，以及學術價值之高低，給予詳實之綜合評述。「修改或參考意見」則應提示，請審查者區別客觀性的「修改意見」與主觀性的「參考意見」。所謂「修改意見」指的是基本假定之明確與否，史料版本的良窳真偽、重要文獻的詳闕、表層詞義訓解的正謬等，以及邏輯上關鍵詞語之概念界說是否明確周延、推論程序是否合法，系統構造是否一致而完整。凡此，都是客觀實然性或必然性的「是非」問題，應作具體明確的條舉，才能說服「被審查者」依照意見去修改。至於「參考意見」，則是指審查者對文本深層意義的主觀性詮釋，或對此一論題在其系統外所持不同的詮釋、評價視域與觀點。凡此，都是主觀應然性的「期待」問題，「僅供參考」而已，不宜強求修改。「審查意見表」的設計，應提供審查者明確勾選上述二種不同性質意見的欄位，並請審查者就所勾選之不同性質的意見，切實陳述。而審查結果，應提示審查者，請勾選符合前面評述之「推薦」或「不推薦」項目，避免評語儘多負面，卻勾選「推薦」，甚至「極力推薦」。反之，評語儘多正面，卻勾選「勉予推薦」，甚至「不推薦」。

審查結果回收後，接著的流程設計中，將審查意見及結果通知「被審查者」時，應明確提示被審查者可以依照審查意見修改，也可以維持己見而不修改；但必須提出客觀詳切的答辯，與「審查者」進行理性「對話」。必要時，主事單位應讓審查者就答辯意見再作回應。如還有歧見，則最終由主事單位的「評審（或編輯）委員會」依專業衡量，合議裁決，是否給予通過。「委員會」應切實發揮其專業功能。

這樣的審查倫理與規範，主要是針對「期刊」論文或出版專書的選稿而設計，並不難執行。本學報從這一期開始，便已大致這樣在做了。同時，也希望大家能逐漸形成共識，建立適當的學術審查倫理與規範。至於大學教師升等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的審查案，可依其特殊性質與作業流程而另做設計。形式儘管有些不同，但是彼此「對話」及區別主客觀意見的基本精神，並沒有差異。

學術的發展，必須堅守學術的本位，不能完全淪為權力的支配或意識型態、利害關係的鬥爭。不管是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申請，大學教師升等或期刊、出版社的選稿，假如「審查」只流於形式，甚至不斷在製造紛擾，累積怨氣，讓學者們對知識真理喪

失正確的價值信仰，則不如讓學術回到各說各話的絕對自由狀態。台灣當前人文學術的審查，應該到了深切反思，以建立適當的審查倫理與規範的時候了。

淡江中文學報總編輯 顏崑陽